

1812



# 麻陽文史資料

第三輯

政协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麻 阳 文 史 资 料

## 第 三 辑

政协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政协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主任：熊家羽

ZA38/33

委员：滕明瑞 黄海  
段虞彪 谭子美

编辑：熊家羽 谭子美

审稿人员：彭少连 李宜仁 滕建国 熊家羽  
谭子美 向正容 张绍端 田绍广  
段虞彪 欧安照 滕明瑞

民族智慧

苗乡財宝

彭文连  
九三

## 序　　言

《麻阳文史资料》一二辑相继问世后，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和好评。在此基础上，我县热爱文史工作的有识之士，特别是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熊家羽同志，怀着“岁老根弥壮，心红志更刚，文坛集晚霞，史册溢书香”的壮志，一心扑在文史工作上，秉着“收集无禁区，出版有选择”的原则，同大家一起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麻阳文史资料》第三辑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麻阳文史资料》第三辑，内容丰富多彩，有名人事、历史典故，有解放前的匪患史和民国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还有建国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及高村、锦和两个名镇的详情介绍。全书十三万余字，“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史料真实，情节动人，是一本脍炙人口的好书。

历史给麻阳苗疆披上传奇色彩，同时，造就了一批坚韧不拔、敢于斗争、富于智慧和创造的风云人物。在这几度风雨，几度兴衰的历史长河中，虽有险滩急浪，但仍是千舟竞发，百舸争流。正是这历史的风雨和风云人物给麻阳的山河增添新色，给文史资料增加光彩。我们遵循“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的原则，来收集整理出版文史资料，其目的是帮助大家历史地客观地了解麻阳的过去和今天，从中悟出一个道理来。我们相信这对激发大家热爱家乡、改造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提高审视麻阳的能力，增强建设好麻

阳的信心等，是有一定裨益的。

西晃山前树葱葱，锦江河畔草芊芊，历史自然地推移到当今。在今天，我们热切希望广大麻阳人，特别是青少年一代，都能看看这本书，使良知得到启迪，这便是文史工作者的心愿。

李宜仁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目 录第三辑

## 序 言

## 往 事 回 忆

- 忆先父滕代远 ..... 滕久翔 (1)  
忆往事 ..... 林一 (13)  
黄毓棠先生的《邀友入滇从军书》 ..... 黄焜明 (14)  
上海解放的片断回忆 ..... 张伯良 (16)  
回忆我在兰里乡任乡长时期的情况 ..... 黄悦民 (21)  
民国三十六年麻阳选“国大代表”情况 ..... 陈明德 (28)

## 实 史 选 篓

- 麻阳花园村农业合作化发展史 ..... 石辉远 (30)  
护国军鏖战麻阳 ..... 田连琪 (59)  
国民党兵役见闻二三 ..... 黄焜明 (62)  
麻阳锦和福音堂概况 ..... 张寿全 | 田文锦 (65)  
帮会秘史拾遗 ..... 熊家羽 (67)  
鸦片烟对麻阳人的毒害 ..... 李宜仁 (72)  
日寇侵华 马南遭炸 ..... 熊家羽 (76)

## 匪 惡 横 流

- 惨遭匪患危害 班班血泪家史 ..... 熊家羽 (77)

- 横祸天降 ..... 田必宣 (86)  
 张继魁洗劫段公坪 ..... 段唐宪 (90)  
 绿林囂张 百姓遭殃 ..... 黄焜明 (92)  
 我在刘森部队的经历和见闻 ..... 张玉山 (93)  
 斫顽匪巧设“鸿门宴” 除政敌假开“议事会” ..... 黄前金 (100)

### 旧时人物

- 为麻阳始创义学教育的知县 ..... 陈明德 (104)  
 张思孝何其人也 ..... 张泽厚 (105)  
 田绍翰轶事 ..... 田连琪 (113)  
 欧建武其人其事 ..... 欧安照 (117)  
 苗人满朝荐的官风 ..... 谭子美 李宜仁 (122)  
 满朝荐故事二则 ..... 蒋护中 (130)  
 怀念张秋潭先生 ..... 张伯良 (132)  
 怪匠张秋潭 ..... 谭子美 李宜仁 (134)

### 地方风物

- 苗疆古镇——麻阳高村 ..... 熊家羽 (138)  
 古城锦和 ..... 谭子美 李宜仁 (180)  
 麻阳八大景 ..... 谭子美 (186)  
 高村八景 ..... 李昌银 (189)  
 杀牛祭祖 ..... 李宜仁 (194)  
 记尼某拟清重建锦和湘山寺景点 ..... 田绍广 (197)  
 闲话田公堤 ..... 田培森 (199)

### 诗词歌诀

- 神潭纪游 ..... 熊家羽 (204)

- 游神潭公园即兴 ..... 张绍端(205)  
游神潭公园抒怀 ..... 蒋护中(207)  
麻阳八景新咏 ..... 张秉中(209)  
重修神潭古迹抒怀 ..... 黄焜明(211)  
刘松林先生的《十字歌词》 ..... 陈西尘(212)

# 忆先父滕代远

滕久翔 口述 滕明瑞 整理

1950年9月至1973年8月，我先后九次到北京等地看望父亲滕代远，对父亲的为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正如薄一波同志所说的那样：“代远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作风朴实无华，忠厚正派。这些都是堪为典范的。”

## 祖父延安寻亲人

先父滕代远是1923年秋去常德省立二师读书的，后投身革命，十多年与家中没有联系，祖父祖母十分想念他。1938年4月的一天，家里来了一位乡亲，他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连长，因兵败厌战，离队回家，带来了滕代远在延安的消息。祖父知道后很兴奋，决意去延安看望代远。于是将家中好田当出两亩作盘缠，与那位老乡结伴同行。在武汉、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延安，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滕代远。

那时正是抗战时期，延安已成为中外注目和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中心。据祖父回乡后对家里人说：从各地投奔延安的人相当多。延安人住窑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住窑洞。龙兆（代远小名）已不是十几年前穿粗布短衣的农家娃，而是一个威武的八路军将领了。他的工作十分繁忙，每

天天蒙蒙亮就骑着马出去操练，有时工作到深夜才回来。不论是吃饭还是晚上睡觉，一接到电话通知，就急忙骑上马走了。祖父感慨地说：战争年代，龙兆的薪水很低。头天，他要警卫员买来一只母鸡，亲自办好为我“洗尘”，他先敬鸡头鸡尾，然后把鸡腿、鸡胸脯肉都夹给我吃了。龙兆虽然当了大官，可他的脾气秉性还和小时候一样，总是把好吃的东西孝敬老人。祖父说：从到延安的第二天起，我就和他们一起吃伙房份饭。龙兆和其他官兵都吃杂粮，唯独我一个人吃大米饭，隔三差五还为我炒一点辣椒，泡一点酸菜，尽量使我的生活过得稍好一点。后来毛主席知道我远道而来，亲自写请柬请我吃饭，后因临时有事，特地委托李富春作陪。席上李富春代表毛主席问长问短，听不懂的，由龙兆当翻译。在毛主席家作客，感到无比温暖。祖父说到这里，嘴角露出了幸福的笑容。由于战事频繁，祖父在延安只住了二十天就回家了。临行前，毛主席批了十元光洋做路费，又送了一件旧狐皮袍子。父亲则将身上仅有的四张五角的纸币和一个红布锁口袋给了我祖父，还请来参谋部一个同志，在他住处窑洞前照了一张像。祖父安祥地坐在藤椅上，父亲全身戎装端端正正地站在祖父的左边，右边是陪同祖父去的那个老乡，这是祖父和他儿子唯一的一次合影，现在陈列在滕代远纪念馆里。送别时，代远还特地提醒他父亲说，如果有余的粮食，千万别忘记分给周围缺粮的老乡。祖父回到家乡后，记着儿子的话，与乡亲们的心贴得更近了。

## 第一次去北京看望父亲

1950年9月，麻阳的许祥政委从省城开会回来，把一张

乘车免费证交给我，亲切地对我说：“这是省委书记黄克诚同志在北京开会时滕部长托他捎来的，你父亲很想看看你啊！”

父亲滕代远1923年离家时，我刚满十个月。当时时局多艰，内乱不止。大祖父管家，就是不让我父亲去常德，说是兵荒马乱的还读什么书呀。又说，一家老小八口，你去上学，那个养家？并向我父亲发难：“如你执意要去，可以，但必须分家”。无奈忍痛和大祖父分了家，父亲才得以脱身去常德。他在常德读书时，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后走上革命，戎马倥偬，辗转南北，多年信渺音乖，偶尔传来一点消息，也都是“滕代远死了！”“滕代远牺牲了！”的坏音信。祖母想到出远门的儿子生死不明，常常凄然顾影，暗自悲泣，逢年过节，免不了烧些纸钱，口里不住地念叨代远的乳名：“龙兆儿呀！你也来领受些钱财吧。”祖母思儿心切，流泪过多，后来落得双目失明……

1950年2月的一天上午，我正从地里回来，乡邮员送来一封信，信皮上印着红彤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字样。原来是父亲从北京寄来的亲笔信，从此我与久别的父亲沟通了联系。此后，我经常把我的思想工作学习情况写信寄到北京，博得父亲的欢悦：父亲把关怀和希望鸿雁相嘱，勉励我要听毛主席话，学做正直人，切勿自夸自诩，免得人家讲闲话。但这只是一张白纸写的黑字，纸短话长，听不到声音见不着面貌，祖母放心不下。这回既有许政委带来口信，正好可到北京请安，也好看看离别二十八年的父亲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于是家里凑齐了路费，9月20号由县工商联副主席阮绍堂带我登上帆船，是晚歇在辰溪。翌日搭汽车经常德

于23日到达长沙。我们在西牌楼旅社住了两天，第三天到小吴门火车站乘车。火车站有个联络处，我拿出一张免费证和一张照片，照片是父亲的近照，联络处一位同志接过照片一看，认出是他的顶头上司，就欢快地叫道：“是滕部长！是我们滕部长！不过……”联络处的同志为难地说：“这张免费证是坐普快的，你得再花八千元（旧币）补张特快”。我掏出八千元钱补了特快票，便由阮绍堂送我上了火车。

火车风驰电掣，穿过茫茫原野，于9月26日上午正点到达北京。我在火车站打电话找到父亲的住处，是一位年轻人接待我（后来才知道是杨秘书）。盘问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才用电话报告我父亲说：“真老包来了”。吃了中饭，洗了澡，下午两点才与正在颐和园度假的父亲见面。父子相见不相识，当时我只是流泪，把原来想好的话都忘了，最后还是父亲先开口：“你不简单，山沟里的娃娃跑到皇城来了。”接着是问长问短，父亲讲了很多。他的每一句话听起来都很新鲜，很有道理，也很有人情味。

时值秋天，北京天气变得冷起来了。父亲怕我受凉，给我做了一套新棉衣，又做了一套兰布中山装单衣，还送了我一根皮带。当时我看到是根旧皮带，顺口说了句不好听的话，遭到父亲训斥。原来这根皮带还是父亲在南泥湾大生产时上面奖给他的，我自知理亏，笑着捆上皮带。那天正是国庆节，我在铁道部二楼观看庆祝游行，老远看见了朱总司令乘着敞蓬轿车庄严地检阅三军，听到了亿万群众发自肺腑的欢呼声，真使我感慨万千。这是开始了幸福历程一周年的国庆节，我怎能不兴奋不激动呢。

我在北京住了十来天，有件心事一直不敢讲。一天晚



上，我试探着对父亲说：“爸爸，你晓得，麻阳是个穷山沟，生活苦，交通又不便。我……我想在北京找个事做做，您看行吗？”

父亲停了一会，感叹地对我说：“是呀！我们麻阳是个山沟，穷呀！”说到这里，父亲的话头一顿：“可是正因为它穷，你才应该回去，去帮助它、建设它，去为它出力。再说，家里还有老小一屋人，你总不能把这副担子交给政府吧。现在美国已发动侵朝战争，朝鲜人民正在受苦受难。我们国家才解放一年，还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搞建设，建设也如同打仗，这两仗打得如何，都不可预测。所以从哪方面讲，你都不应该留在北京。”

听了父亲的话，又是怨又是激动，心想不能安排工作，回家就回家。杨秘书问我来北京走了几天路，坐了几天车，他把我回家的路费和路上开销都算好了。10月16号，父母亲送我到大门口，再三叮咛：“你回去要好好生产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打我的招牌向政府伸手。”父亲又递给我一个大布包，说：“里面是我过去化装用过的旧衣服和一些破破烂烂，你拿到家里就是好东西了。”

象去时一样，经过几天几夜的旅途劳顿回到家里，我打开包袱一看，真是一包破破烂烂，祖母看了十分生气，问道：“久翔，你爹把你多少钱？”

我说：“到辰溪下车，只有一万五千元（旧币）了，路再远一点，你孙就要饿着肚子回家。”

“唉——”祖母长叹一声：“真是胡椒没得一粒，倒找三斤姜！”

## “共产风”刮不得

在大跃进的1958年，县文教科按照上级的指示，派出三个代表（我和一中二中两位领导）到北京参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果展览。不料到北京的第二天，我患了急性阑尾炎，住进铁路医院，手术后医生嘱我再住一段时间才能出院。当时父亲正在杭州休养，母亲林一征得父亲的同意，把我送到杭州和父亲住在一起。有天父亲很严肃地问我：“你这次帮助我们共产党整风，有些什么感想？有什么议论？”我回答说：“大会小会提了一些意见，对中错，错中对，这很难免。不过我相信党相信群众，不会随便冤枉好人的。”

父亲听了没有吭声，停了一会，父亲要我讲讲公社化的情况。我说：农村形势表面上是好，但确实存在着华而不实的作风。就说公社吧，大兵团作战，人多热气高，工效快，但质量差。父亲说：这是“一窝蜂”，浪费劳动力。我说：现在实行田土深耕一两尺，两三尺，小麦生产打倒行播，消灭点播，越密越好。父亲说：那是“瞎指挥”，反科学。我说：大跃进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粮食亩产超千斤，超万斤。鸡蛋，放在禾穗上也掉不下来。父亲说：那是“浮夸风”，吹牛皮。我说：公社实现了集体化，到处办公共食堂，两个大师傅办几十人百多人的饭，一个老婆婆带几个孩子，挤出劳力搞生产。县社队三级可以随便平调，社员吃饭不要钱，看病吃药有医生，上学读书有公大。父亲说：这叫“共产风，”有些人只知道从下面刮，不花钱，实在是要不得。

又过了两天，父亲带我来到西湖附近的肖山大队参观公

共食堂。正赶上社员们吃午饭，老的老小的小，有的吃干饭，有的吃稀粥，吃稀粥的外加两个馒头。桌上摆了一满桌，有白菜萝卜丝，还有海带豆腐汤，八人一桌，也还显得热闹。父亲看了问我：“久翔，家乡的食堂怎么样？比这里好还是差？”我回答说：“我们的食堂单一化，炒菜不打汤，打汤不炒菜。饭定量供应，老人小孩一个样，社员吃不饱，干活没劲头。”父亲听了十分冒火，他说：“这是穷过渡，长期下去要死人的！公共食堂不可长，‘共产风’刮不得了啊！”

### 还是不回去的好

1960年9月12日，祖母以八十高龄谢世。当天，我给父亲发了急电，恳求他立即回老家奔丧。父亲离开麻阳已有三十七年了，儿孙们都眼巴巴地盼着他回来。可是左等右等，到了出殡那天，等来的却是一张回电，回电是打给我的，大意是：

翔儿：闻你祖母去世，悲痛万分。请代我送祖母上山，一切从简。谨致哀悼，代远。

后来我去北京，卜占稳秘书对我说：“你爸爸接到你祖母去世的电报后，原准备回家，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也确实为他忙呼了一整天。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说是不去了，要我给你发个回电，汇一百元钱作丧事开支。你爸爸说：母亲病故，理该回家奔丧，以尽做儿子的一点孝心。经过再三考虑，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一是咱们请假，要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我现正在病休，怎么又好请假呢。二是现在全国人民都在过苦日子，我一回去，必然要给当地

政府增加很多麻烦，加重他们不必要的负担。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领导干部，应该带好这个头。所以我还是决定不回去的好，不要去惊动他们嘛。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听了这番话都很受感动，只好把原来订好的车票退掉。”

## 你做的腊肉味道很好很好

1964年5月父亲的病情加剧，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离职来到北戴河休养。一天，天气晴明，惠风和畅，父亲病体若失，便要我和警卫员、秘书一道去打猎。我们三人兴致勃勃地到了飞机场跑道边的小山上，大约三四十米远望见一只野鸡在觅食，它好象发现来人，正欲展翅飞起，警卫员眼尖手快，“砰”一枪，野鸡落地，捡起一看是只花花绿绿的野公鸡。拿回家中，父亲高兴地对厨师说：“这是山珍，好吃得很哩。”不料厨师按照家鸡烹调，就是把野鸡切成几大块，和水加盐，放入砂钵蒸熟，既无色又无味。父亲只吃了一点点，大声说道：“不好吃！不好吃！炒得不好，可惜一只好野鸡！”

第二天快吃午饭时，警卫员笑咪咪地拎着一只斑鸠走进来，父亲问道：“斑鸠从哪里搞来的？”警卫员答道：“屋后，我出门刚到屋后，正好碰上这只倒霉的斑鸠。”父亲生怕厨师办不好，对我说：“久翔，斑鸠还是你帮我去炒。”我按照家乡风味做，将斑鸠去毛除杂，洗净，肉和骨头分开切好剁碎，炒时先用油酥香骨头，再和斑鸠肉一起煸炒。快出锅时放入辣椒、花椒、酒、酱油、盐、姜末、大蒜等。最后焖一点热水，一盘香喷喷的斑鸠肉就炒好了。我把菜端上桌面，真是色香味俱全。父亲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炒得